

“韩山诗歌文丛”第2辑

木雁斋诗赋选

杨子怡/著



社

“韩山诗歌文丛”第2辑

木雁斋诗赋选

杨子怡/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雁斋诗赋选/杨子怡 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11

(韩山诗歌文丛. 第 2 辑)

ISBN 978-7-104-03312-7

I. ①木… II. ①杨…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5894 号

责任编辑: 刘建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67.375 印张

字 数: 125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312-7

本册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诗歌创作的几种姿态

——《韩山诗歌文丛》第二辑总序

黄景忠

诗人何为？诗人是那一个在暗夜中寻求光亮，在孤独中寻求家园，在有限中寻求无限的人。诗人和科学家不同，科学家执著寻求世界的真理和规律，目的是建设躯体宜居之所；诗人执意寻求存在的意义，目的是构建灵性栖居之地。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以诗人自居，而真正的诗人，必定是那一类聆听和探求存在之本真、存在之意义的人。只是，不同的诗人，他们进入“诗”的方式，他们面对世界的姿态是各不相同的。

有一类诗人，他们的写作姿态是**仰望**。在这些诗人看来，人性包含着物性和神性两端，当人羁留大地的时候，物性很容易占据人，使人在劳碌和奔波中沉沦。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从俗世中超拔出来，在仰望中以神性度量自身，以诗性敞亮晦暗之大地。诗人的写作，就是在俗世中超越出来，以神性的光芒朗照存在。在韩园的诗人中，我以为杜伟民的写作选择的**就是“仰望”的姿态**。在他的笔下，“大地”已然沦陷，诗人必得在俗世中站立出来：

我往更高的地方张望

更高的光芒无止境地倾泻下来

倾泻在这日渐荒芜的国土

——《自从你的白发一泻千里》

超越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超越有限、追寻无限是人性本然的冲动，而只有在仰望中，只有在人与神的对话中，有限才能融入无限，人心才能与天地万物合一。在某种意义上，诗意，就是人与周围合一所生发的生命的感动。

另一类诗人，他们的写作姿态是**倾听**。在这些诗人看来，“大地”并没有沦入暗夜，诗意就隐藏在现实中。只不过，太多的人，习惯用眼睛（感官）去寻找，而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这个世界谦卑的倾听者。当人专注于“看”的时候，他只能抓住“有”而会忽略“无”，他只能抓住“在场”者，而会忽略“不在场”者，而诗意，往往就是隐藏在“有”背后的“无”，隐藏在“在场”背后不可穷尽的“不在场”，或者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诗意，往往是“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所以，“看”是捕捉不到诗意和神性的，诗人应该学会倾听，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天地神秘之音。在韩园的诗人中，我以为周运华就是一个谦卑的倾听者，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一些让我们内心感动的事物》：

内心

从开始或结束

或从结束到开始

都在寻找一种诗意的人和事

这样的事物其实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就是引不起我们的注意

岁月流逝

一些内心的事物

总是被我们遗忘

一朵小花在冬天开放

一只小鸟在清晨鸣叫

一张旧照片无意中被发现

一个人突然被想起

这足以令我们感动

这首诗，在周运华的诗作中大概不算写得好的，但却能显现他的写作姿态，或者也可以说他是用诗来演绎他的诗歌观念。为什么令人感动的事物“引不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只是用眼睛看，而欲望的眼睛往往对诗性事物是视而不见的。当我们用心去谛听，遗忘了的小花就会在我们内心绽放。

所以德里达说，诗人是“聆听无底深渊的声音的人。”

还有一类诗人，他们的写作姿态是**敞开**，敞开心胸拥抱生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乃是诗人与平常人不同之处。平常人之心是被日常的功利和欲望控制着的。这日常性的态度，阻隔了人与事物本源上的相通和联系，遮蔽了事物的本然和诗意。在这日常性的眼光下面，事物是那样的熟悉，熟悉到了已经麻木的程度，丝毫看不到其中的美丽和奇异之处。所以，诗意涌现的前提是，人从功利和欲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赤子之心、以敞开的状态去拥抱生活。当人心自由地敞开的时候，事物之本然才会展露在我们面前。这个时候，原来已经熟视无睹的事物，就会在

我们面前呈现出陌生的一面，呈现出让我们惊讶的新奇和美丽，诗意已然涌现了！

因此，我常常想，诗歌创作当然是需要技巧的，但诗歌生成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一个诗人是否拥有一颗不会苍老的“赤子之心”。这一辑文丛，有程增寿的《逆光》，其中收入了他几年前创作的《完美的歌谣——致 F》：

难以见你

但我依然可以感到幸福

那梦一般的纯粹

那画一般的古典

那水一般的温柔

那云一般的清馨

窗外的木棉花开得很旺盛

仿佛在预期我的宿命的无限地演绎

在广阔的树阴下是一片广阔的沙石地

我想象自己在那上面自由地嬉戏

我想象我们在那上面深情地歌唱

我想象着我们的游戏在花的顶端蔓延

我想象着自己的歌声在树的四周生长

从春天开始回忆

直到进入冬天的腹地

用我们的心底最热的血灌溉思念

让它灿烂成明年春天的树

开满今年的鲜花

让花儿散落满地

陪伴着那些无邪的孩子们度过最纯真的季节
等待着那些不幸的流浪者重拾最温馨的往事
想象着那些眷恋的有情人携带最朴素的芳香

如果我对韩园的诗歌有一点不满意，那就是都写得太沧桑，包括增寿的诗。但这一首不同，这是一首完美得令人叹息的歌谣，是一首山楂树般纯洁、浪漫的恋歌。我想增寿重新阅读这首诗也会感慨的，因为他说他不再也不敢写诗了，“根本的原因在于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通过诗歌这种文体以最佳的姿势表达我的所思了”，而我想，“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增寿的“赤子之心”已渐渐苍老了呢？如果是，一点也不奇怪，就如现在的我比十年前的我也苍老了。

所以，像泰戈尔那样的诗人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他吟唱的如不老的童话，岁月似乎没有在他的诗歌留下多少痕迹。但是，一般的，诗歌属于青春、理想、激情，属于校园。

2010.10.10.

(作者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

詩情如火燭天庭景
物茫茫觸眼青劍氣
簫心吟自好清風動
地了無形

錄舊作賀

楊子怡教授詩詞文選集出版

己丑季冬

蔡厚

平仄人生尽是诗

■ 张海鸥

杨教授子怡先生，清高渊雅人也。生长于潇湘，得山川之灵异；振铎于潮惠，续韩苏之道艺。人虽异代而圣贤之志一也，才分今古而诗心文趣一也。韩山韩水，代有文曲生辉；东江西湖，总得天才助美。盖江山万古，得士而名。粤东千秋文运，韩子苏子之后，得非杨子信奉续之耶？

杨子学术显著于庠序，辞章斐然于文坛，德艺芳馨于士林，吾敬且爱之久矣。

初，吾见其诗而奇之，极爱其“不狂不欲自清阴”（《咏小女画牡丹追和王叟》）之淡泊，“只向情人传媚眼，折腰不是为豪权”（《咏柳》）之性情，“笔耕经史三分地，诗写灵魂一片天”之境界，乃深然其“清气属诗人”（《题小女牡丹图》）之论也。后每读其诗，含英咀华，想见其人如浩月清华，如松风梅雪，并世不可多得也。

神往既久；乃与子怡倾盖如故，诗酒文章素心雅趣相得。唯切磋唱和之际，每叹天赋诗才，何偏杨子之甚耶！古往今来，浸沐韩山惠水者众，奈何杨子得韩苏真意独多耶？

今杨子“杏坛守拙”，“寻闲敲句邀朋辈，煮茗

餐文晒俊流”（《从教三十周年感怀》），年愈长而境愈佳。观其《次韵杜甫秋兴八首》之作，有“涛卷残英才去去，心随孤雁正飞飞”之意，遂知其为诗为人之高标也。又见其“暮年怕读秋声赋，觅句强为老骥篇”，是不坠千里之志也。至若“青杏难留，棕红易老，莫自光阴虚度。功成自苦……许国书生，应长空振羽”（《齐天乐·寄语金山湖新生》），则见夫子传道授业解惑之圣贤情怀也。

杨子之深可敬爱者何止于此。观其诗词文赋，尽写岭南岭北江山城市之风神仪态，古今人物之俊义风流，如惠州东江诸赋，登临凭吊之什，咏物言志之作，品茗饮酒之章，雅集唱和之属，送往迎来之录，正西哲所谓“诗意栖居”者也，亦庄周所谓“至人”。尤其难能可贵者，世乱时艰，杨子竟未失忧患之意。《木雁》一编，时有变风变雅之作，但观“人尽毛虫我是龙，莺歌只肯报年丰。凤凰几许真心泪，赢得一株迎客松”（《看香港凤凰台报导忽被迎客松画面屏蔽愤而成句》）之类，赤子之心可昭日月矣。

呜呼！时有忧患，士有操守。念当今国士之命运，孰无平仄？而于平仄中不泯良知与诗心者，鲜矣！

庚寅夏月凤凰花开燕云子谨序芹意于康乐园水云轩
（张海鸥先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

赠诗三首

■ 饶野

读杨教授《木雁斋诗集》口占二绝

—

读罢清词兴未阑，如游衡岳百重山。

人师亦见营营客，杨子操琴古调弹。

二

屈子形枯赋九歌，曾悲谗佞一何多。

杨师冷眼观群小，酒照斟来诗照哦。

赠杨教授

一别潇湘水，来从粤海游。

韩公曾祭鳄，苏子此维舟。

学士为迁客，杨师兴教谋。

才人连踵至，共起古循州。

(饶野先生，惠州乡贤，诗人)

自序

混沌初开，文明始创，自有生人，诗其首也。曩者放翁盛赞子瞻故里为“千载诗书城”，吾谓此老失之一隅焉，岂此区区眉乡当此誉哉，泱泱华夏，何处不为诗书之城也。用诗，爱诗，诵诗、咏诗，芸芸世俗，一切皆诗也。诗坛佳话，史不绝书也。七步成句，曹子建不愧八斗之才；韶龢写鹅，骆宾王则有神童之誉。自许长城，陆放翁不乏报国之章；出使金庭，范石湖竟有风流之句。苦吟敲句，贾长江遂享人间之俎豆；忧患黎元，杜子美则得诗圣之美称。或争价一字之奇，或分韵八句之唱。杜牧之青楼梦好，卢渥得红叶之诗。李涉吟七言而退贼，郑谷改一字而称师。王勃才显滕王之阁，王谿诗比长安之楼。李纯咏小诗而拒和亲，王穀因《玉树》而退无赖。赛诗争婚，李郢得邻村之佳丽；佳句文身，葛清独钟白太傅之诗。或以诗为下酒之馐，或以诗为笑谈之助。句中生活，诗里人生，何其多彩也。神州处处有诗才，禹甸人人是吟客。闺中思妇，他乡游子，边关将士，燕

赵剑客，田园逸士，台阁权臣，宫廷帝妃，游宴文人，马走役夫，无不爱诗者也。诗国中华，良不虚也。传国之粹，继诗之统，吾侪之责焉矣。

或谓诗者言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它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志者意之魂也，事之帅也。无志不可称诗。读杜少陵泣血之诗，则知其报国之志；咏文天祥正气之歌，则闻其凛凛浩然之气。或谓诗者言情也。情，诗之主也，无情之诗，何异蜡像之人也欤！情随境生，情随景发，刘彦和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诚为得诗之谛者。或谓诗者修身者也。何晏所谓“修身当学诗”。诚为诗者之知音。诗可免俗，诗使人雅。黄山谷所谓士三日不读诗，“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真知诗者也。而余以为，诗者畸人之业也，自由人之业也。畸人者，天人也。天人者，自由人也。不拘于礼，不囿于俗，想我心中之所想，抒我心中之所抒。欲爱即爱之，想恨即恨之，嬉笑怒骂，自由抒写，诗之天也。我手写我口，殆此之谓也欤！传承中华之文明，陶写情志，不可无诗。发泄喜怒哀乐，不可无诗。抒自由之思，不可无诗。享多彩人生，不可无诗也。

古都惠州，人称海滨之邹鲁；烟霏西湖，众号南国之蓬瀛。渔舟唱晚，霞拥半城楼阁之美；弦歌盈耳，极宾至忘归之乐。余尝语友人曰：鹅城处处可餐

诗，此乡不住住何乡。吾常游西湖，拾诗而餐。每有得，辄语同人曰，吾拾一诗矣。同人不解，或问：诗在何处？吾曰：诗在西湖之红叶，诗在罗浮之刹鼓，诗在东江之渔舟，诗在水波之翔鸥，诗在鹅城之一重一掩、一草一木也。好山好水天饷余，搦管挥毫宜濡染。对此如画之江山，吾党二三子可以无诗乎？

余韶黜好诗，铤心于寻章摘句，愚顽不改，一至于今。内人常愤愤然，责之曰：人拼教授，君却耽此无用之术，何也？悖俗如此，得无鬼迷心窍欤？吾赧然强解曰：知我者荆妻也。吾之心窍确迷也，然我乐此矣。吾耽诗自诩诗人有说矣：不惧“夏炉冬扇”之讥者，可以谓之诗人；执着于齐门抱瑟不改痴顽者，可以谓之诗人；不图功利，钩章棘句以自娱自乐者，可以谓之诗人。吾其诗人乎！

： 世间有乐多矣！或乐山或乐水，而吾独乐诗，庸人不知诗中有山水也，乐诗者岂无山水之乐乎？世间有痴亦多矣！或痴名或痴利，而吾独痴诗，庸人亦不知诗之痴与利之痴不可同日而语也。世间有恨亦多矣！或恨娇妻不足美，或恨乌纱不足大，吾独恨诗技之不精也。吾之恨，自作自受也，吾愿之。

吾长于湘，居潮五载，寓惠十年，每有所感，辄发为吟咏，几近于痴矣，甚而梦中常哦哦然，兴来者，日咏一诗，故所积益夥，凡七百余。或写于湘，

或吟于潮，或抒于惠，今选部分结而成集。庄子曾见山木之不材以终其天年者，又见不材之雁得杀身之祸者，于是有感焉，欲周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吾从庄周也。吾尝有《镜对》诗云：“君自鬓衰梅自开，写真显性尽吾才。彭殇木雁各安命，何作庸人镇日哀。”此吾之心迹也，吾愿乐游材与不材之间以终天年也，故名吾集曰《木雁斋》。

吾常患诗词薪火之不传，心有戚戚焉，状如杞人。故奔走焉，鼓呼焉，汲汲于游说弟子辈中，其状如传道自诩之韩子者。韩子自命不凡，惟恐道之不传；吾亦同之，惟恐舍吾，诗之不传也。故每遇儒雅之士则交之，每遇高朋盛会则与之，每逢诗会联吟则和之，每遇后生学子好诗者则勉之。为光大国粹，尽心焉矣。居潮居惠，十余年不敢懈怠也，开设古典诗词欣赏写作之课程，诗词格律，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无所不授。授课之余，每有所感，辄发为吟咏。天道酬勤，居然有得焉。日积月累，所积益多。遂哀为一集，敝帚自珍，庶几于诗道之传有所益也。诗艺不精，然真情尚在，能免朋辈吟友之哂，则吾之幸甚也矣！

目 录

平凡人生尽是诗	张海鸥 (1)
赠诗三首	饶 野 (3)
自序	(4)

卷一

湘水诗草 (1979-1994)

听某长官报告遂成一律并序	(3)
梦游郊野得残诗醒后续之并序	(3)
世说诗语十二首	(4)
感时	(5)
陋室吟	(6)
雪诗二首	(6)
七律答友人	(6)
徐老八十华诞口占七律二首为寿	(7)
七律咏同归域并序	(7)
挽彭总	(8)
谒岳王庙感怀二首	(8)